年青的鷹

謝力鳴 著
白艾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电影文学剧本

年青的鷹

謝力鳴
白艾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1958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描写了抗美援朝战爭中，中国人民志願軍空軍某部英雄們的生活、学习、英勇的战斗以及他們的成长。剧本刻划了志願軍空軍某大队正、副大队长刘大海、魏保国及剛由学校毕业的青年飞行員郭春生等空軍战士的英雄形象。由于他們有着反对侵略、保卫和平的坚強意志和高度热爱人民、热爱集体的精神，他們艰苦地磨練，努力克服高空飞行和作战中的种种困难，終于在空中打掉了狡猾的美国王牌飞行員，保护了沟通前、后方交通的大鉄桥，掌握了天空上的主动权。作者以很大的热情描写了这些空軍战士們的英勇机智、团結友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。

年 青 的 鷹

謝力鳴
白 艾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（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）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北京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1/36 ·印張 2 2/9 ·字数66,000
1958年9月第1版
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1—8,350册 定价：0,22元
統一書号：10061·106

一

秋风飒飒地刮着。

夜色籠罩着美丽的朝鮮半島。

打着灯的汽車，在黑暗里，順着公路向南开，一輛接着一輛……

坐在第一輛小車上的魏保国，向身边的司机說："要在七点鐘以前开过桥去才好。"

平坦，寬闊的大道。

一个防空哨兵，站在道边的掩体口上，摆动着小白旗、吹着响亮的鋁哨、指揮着前进的汽車。

車灯，一对跟着一对，象一条沒头沒尾的大火龙似的，从哨兵的身边馳过去，馳过去……

步兵的行列，也在大道上急促地前进着。

車灯照亮了战士的肩膀，健壯的肩膀上，披了一层尘土。

車灯照亮了战士的脸，豆粒大的汗珠，在脸上流成一条条小河。

車灯照亮了騎在馬上的指揮員的眼睛，眼睛森严地盯着远方。

車灯照亮了陷在道边泥沟中的美国坦克和破汽車骨架，虽然这些东西被它們的主人遺弃了很久，但用白漆涂在坦克上的徽迹，却依然可見。

連长領着队伍，剛剛走近一座大鉄桥，报警的枪声，忽然在远方响起来。

桥头哨兵立刻把紅旗一摆，命部队停止前进。向迎头开来的一輛沒有閉灯的汽車大声叫道："閉灯！閉灯！"坐在車上的魏保国急切地說："同志！讓我們冲过去吧！"哨兵說："不行！"

轟炸机在高空低沉地哼哼着。

桥头上也响起了警报枪，于是地面上的一切灯火都熄灭了，連个紙烟屁股的火星也找不到了。

地平綫上，突然竖起几十根探照灯的强力光柱。

直挺挺的光柱，在夜空里，来回的搜索着，有时柱头触到云朵，云朵閃出白热的光焰，象一根頂天立地的大火炬；有时，几十根光柱，互相交叉，織成了一面包罗天海的巨大光網。

在探照灯的强光照耀下，可以看見：挤滿了桥头的車輛、士兵和朝鮮軍民。大家围住了桥头哨兵，紛紛要求过桥。

司机甲："我是头一輛車，一家伙就能冲过去！"

哨兵："这几天晚上敌机来的特别勤，大家……"

女医生："对战地医务工作者能够寬一点嗎？"

朝鮮老头："同志！同志！"

哨兵："老大爷。"

司机乙貼在哨兵耳根上："我的車上是炮彈！叫我先过去，誰也沒有意見！"

連长："讓步兵趁这会兒过去吧，我們不点火，也不抽烟。"

哨兵："誰也不能先过，暴露了目标誰負責？"

連长拍了哨兵肩膀一下："我們今天晚上要走一百二十里，明天晚上还要走，敌人又发动了攻势，任务赶的紧，你明白嗎？"

哨兵："这是敌人的老規律了，前方一发动攻势，就拼命炸后方的交通綫，所以更要特别注意！"

天空敌机的馬达声越来越大，听声音，已經飞临到桥上空来了，突然，人們的眼睛一亮，敌机在上空扔了一顆照明彈。

哨兵："首长！請你赶快防空。"

隆隆一陣炮响，地面的高射炮开火了，夜空里，布滿了一团团的彈花。

紧接着，成批的炸彈落在岸边山上，山上燃起了猛烈的大火。

炸彈落在江中，江水和火花同时飞濺起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个探照灯抓住一架敌机，十几根光柱同时向这里移动，刹时便集中在这架敌机身上，把飞机照得清清楚楚，于是，高射炮射出的火球，一个跟着一个，朝敌机飞去。

連长、司机甲、女医生和飞行員魏保国等人，掩蔽在路边的土坎旁，紧張地望着空中的敌机。

女医生："B二九嗎？"

司机甲："是的，要是在白天，这种飞机就吃不开了，我們的小燕打B二九，簡直跟打死猪一样。"

魏保国："战爭初期，B二九白天就敢大搖大摆地出来轟炸，現在只敢夜里出来了。"

高射炮的火花，从四面八方飞起，围繞着敌机。

一架敌机拖着长长的火苗摔了下来。

魏保国一跳而起："打的好！"

喊好的声音，从四方傳来。

連长："可以走了吧？"

魏保国："不行，还有。"

敌机的嗡嗡声又近了，大家重又依在土坎旁。

汽油彈落在江边山脚下一个村庄中。

空中突然出現一种新的飞机的声音。

魏保国兴奋地說："听，听！"

連长："这是什么声音？"

魏保国："我們的，我們的。"

剛剛落了汽油彈的小村庄，燃起浓烟烈火，忽然从烈火堆中，跑出几个小火球来。

連长指揮着一群志願軍战士，举着鉄鍬、洋鎬奔向火堆救火。

几个战士跟着小孩和妇人跑向江边。

魏保国望着跑向江边的火人："什么？什么？"

司机甲："人，是人！凝固汽油粘在身上了。"

带着火的小孩和妇女跳入江水中。

几个战士跟着跳下去营救。

魏保国："我也去！"說着就向江边跑去。

桥头哨兵吹响了解除警报的哨子。車灯又亮了，喇叭也嗚嗚地叫了起来。

司机甲："魏副大队长！开車啦！"

魏保国一边往停車的地方来，一边焦虑地、回头看着在江水里滾动着的人們。

燃燒着的村庄，継續往外跑着带火的人和牲畜，发出慘痛的嘶喊。

当魏保国走到車边时，司机甲正在汽車灯前，看敌机撒下来的傳单。

魏保国："什么东西？"

司机甲："敌人撒的傳单。"

魏保国接过傳单来念："朝鮮的天上，飞滿了美国的飞机。中共却沒有飞机来掩护你們，只給你們步枪来作战。你們的陣綫，被我軍的大炮所扫蕩，共軍士兵們，跑到我們这边来。"

司机把傳单搶过来撕成两瓣："老子就是空着手也打过你了！"把傳单搓成球，摔在地下，狠狠地用脚踩了一下。

烈火烤着魏保国的脸，嘶声刺痛着他的心，他抑制着震憾全身的激怒，把傳单撿起来，說声"开！"便跳上汽車。

汽車在桥上急馳。司机嘴里还在不絕地罵着："老子就是沒有手，也不能饒了你！"

汽車沿着盘山大道向上爬，魏保国不断回过头来，看着火光还未熄灭的村庄。司机还在罵着："老子还有脚，还有牙！"

过了一会，他說："你說对不对，魏副大队长！"魏保国沒有搭腔。

又过了一会，他說："怎么不說話？"

魏保国阴沉地說："話太多了；留着用飞机上的机关炮去說吧！"然后他命令司机："快开！再快！"

二

藏在深山里的飞行員宿舍，是一間間的小土屋，伪装得跟山坡一样。在大队长刘大海的宿舍里，防空帘把窗子遮盖得很严，屋里点着电灯，炸彈的轟鳴，自远方傳来。

刘大海正在主持会議，向中队长們傳达新的作战任务，会議快結束了。

刘大海："……所以上級才布置了这个新的作战計划：不等敌人飞到目标，就迎上去，打它个措手不及！这叫：来者不拒，碰到就打，坚决保护供应綫！

田川：（兴奋極了，一跃而起。）"哼！只要叫我咬住，不把他的腸子給掏出来我不回来！"

刘大海："各中队有什么困难？"

谷原春："困难不是明摆着嗎，人家李清水本来是个漂亮的长机，現在給我当僚机，我怎么琢磨怎么不合适。"

馮忠：那有什么关系，为了打仗吆，要不是牺牲了两个人，你俩怎能編到一块去呢。

谷原春："少两架飞机，不用說打仗，飞个編队都不好看。唯一的要求，赶快把我这中队的人补齐了。"

馮忠："这确实是个問題，可是最近能有新飞行員来嗎？大队长。"

刘大海："不知道。"

田川："等魏副大队长回来，我还給他当僚机，把我这个中队补給谷原春，我沒有这个当官的癮。"

刘大海：（申斥他）"田川！你怎么在会議上扯乱談！"

田川：（立正）"是！"

刘大海："散会。回去叫大家早点睡覚。"

会散了，屋子里只剩下刘大海一人，女护士陈秀云走了进来，她先敬了个礼，然后把手里拿的一張紙遞給他。

陈秀云："这是你們大队飞行員的身体检查登記表。"

刘大海："小字这么漂亮，誰写的？"

陈秀云："我！"

刘大海："嗬，真有两下子。"他忽然发現了不对头的地方，詫异地問道："我下边几个乱七八糟的字，也是你写的？"

陈秀云："賀医生。"

刘大海："胡写！"

正在这时候，賀医生走了进来。

賀医生："一点也不胡写，一个礼拜的功夫，你又掉了一公斤，所以必須休息几天。"

刘大海："明天打大仗，我們大队又缺人，你不知道嗎？"

賀医生："可是，航空医学上規定……"

刘大海："这一公斤虛肉有沒有不吃劲，要紧的是骨头，骨头硬就能飞。来，来，我盘个杠子給你看。"他往外走了两步，又站住："天太黑了，傍晚的时候，我在单杠上連着来了十九个大車輪，你沒看見？"他用眼在屋里扫了一遍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抓住两个床的床头，两脚一竪，拿起大頂来了，只見他身子倒悬空中，两臂忽伸忽縮，返复运动不止。

賀医生："得啦！得啦！"

陈秀云："别摔着了！"

但刘大海显出千鈞之力，气不喘，脸不紅，依然运动着。

三

在洗澡間里，田川和谷原春正在用冷水噴浴。

谷原春："嗬，真冷啊，水里象有冰碴似的。"

田川："你不看什么季节啦，不过，我有办法叫它热。"

谷原春："啥办法？"

田川："你閉上眼睛往天上想，眼瞅着一架"F八六"快叫你咬上了，你蹬舵，压杆，加油門，追，开炮！这么一想，保管你渾

身冒热气，水也就热了。”

谷原春：“别胡扯啦，說真的，我总覚得李清水給我当僚机不合适，把人家打飞机的机会弄沒有了。”

田川：“我不贊成你这种观点，当僚机就不能打飞机啦？我給魏保国当僚机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敌人繞圈子想咬魏保国的屁股，我說：好小子，你来吧，老子是当僚机的，切半径最有办法，一家伙，切上去了，就这么一炮……

谷原春：“揍下来啦！”

田川：“敌人象断了綫的风箏一样，摔下去了。”

門外傳进来飞行員們的喧嚷声，其中最突出的是刘大海的清脆的胶东音：哎呀，老魏，你可把人想死了！”

田川：“你听，老魏？他回来啦！快！”說着，穿上短褲，光着上身就往外跑。

在刘大海的宿舍里，飞行員們把魏保国围得水泄不通，一边握手、拥抱，一边問东問西，这个說：“身体怎么样？”那个說：“祖国比以前更好了么？”魏保国連連地回答着：“都好，都好。”

田川赤着臂，一边用毛巾擦脸，一边用手駁开門里門外挤得紧紧的飞行員們，搶到前面来，仗着他胳膊粗，力量大，叫了一声，将魏保国攔腰抱将起来，险些兒撞掉电灯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陣。

魏保国：“这些天打得挺紧張吧？”

刘大海：“从明天起，要打大仗。”

魏保国：“我回来的正好。明天我上去，你在下面歇歇。”

刘大海：“你剛回来，休息两天，恢复一下技术。打仗的事，包在我們身上。”

魏保国自衣袋中取出桥头拾得的傳单：“我得上去揍，你看。”說着递給了刘大海。

刘大海看了傳单，立即把眉头皺了起来，跟大家說：“都回去

睡觉！明天得狠狠地揍。”

一部分飞行員陆續地往外走。

在刘大海和魏保国說話时，田川把魏保国的手提包打开了，从里边掏出一块长方形的金黃色綢子，綢子上头签滿了人名，田川大声叫喊着：“看，这是什么！”

大家爭着看这块綢子。

魏保国一边脫掉上身軍衣，一边給大家解釋着：“这是几十个小学教师集体送給我的。”田川又扯出两条紅領巾。接着又翻出几个五顏六色的笔記本，半真半假的說：“給我揹回这么多日記本！”谷原春說：“你想独吞？”說着拿一个小本放在自己口袋里。刘大海使了个眼色，其他人也都动起手来。等田川再抬起头时，桌上小本已經全不見了。田川大声喊着：“誰給我偷去啦？”看看沒人理，又到手提包里去翻。

魏保国：“别瞎翻了好不好？”

田川从提包里，抓出一个信封，里边裝滿了各种人物的照片：“啊哈！好东西原来在这呢！”說着便把照片倒在桌上，大家搶着看，有人拿的是扎着鷄毛毽似的小辮的小姑娘，有人拿的是戴着花的老太太，有人拿的是在机器旁边做工的工人，有人拿的是工厂外景的照片，有人拿的是祖国风景照片。

魏保国忽然想起：“哎，你們可别乱搶，有一張四寸的哪去啦？”他看着每人手里的照片，找了一圈，原来那照片在田川手中，便一把夺了过来。

陈秀云不声不响地溜了进来，她悄悄站在谷原春和馮忠的背后，看着魏保国手中的照片。

这是一張年青貌美的女同志的半身象，魏保国把她举在刘大海的眼前，贊揚着：“多漂亮啊，你看，脸庞长的多端正，两只眼睛多有神！更重要的；人家的品質和作风：朴素，大方，老实，热情，而且能干，这是一个郝建秀式的女工。”

陈秀云站在原地，盯着魏保国手里头的照片，脸上有些不自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神色。輕輕咳了一声。

刘大海忽然发覚了陈秀云，忙招呼道："陈秀云什么时候来的？"

陈秀云說："剛到！"說着走着，走到魏保国跟前，握了握手，不大自然的說："你好，魏副大队长！"

魏保国一見陈秀云，脸上現出一层紅潮，也不大自然地說："你好！"

刘大海向赤膊的田川大声吼着："田川！你沒看見嗎？光着膀子真不害臊！"

田川抬头一見陈秀云，鬧了个大紅脸，唔呀一声，順手把魏保国脫在床上的軍衣，披在身上。

刘大海以命令口吻叫大家回去睡覚，人們便一哄而散了。魏保国和陈秀云二人相对沉默着，刘大海打破了这神秘的寂靜："老魏！陈秀云托你买的东西呢？"

魏保国忽然紧張起来："你不說我倒忘了。"說着，伸手到提包里去找，沒有找見，想了一会，才記起原来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。

魏保国搬开床上所有的东西，沒見自己的上衣，又叫刘大海站起来，看着他的床，也沒有，急了一头汗。

陈秀云："明天再找吧！"

刘大海："你放什么地方了？"

魏保国："我的上衣哪去了？"

刘大海："不是叫田川給穿去了么！"

魏保国轉身到屋外去找田川。

魏保国还沒出門，迎头碰上送衣服来的田川。

田川正高兴着："他們把小本搶了个光，最好的东西落在我手里了。"他手里拿着一支自来水鋼笔。

魏保国一把将笔夺过来："就是它，給你！"給了陈秀云。

田川怔住了："那么我……"样兒怪可怜的，象个小孩。

魏保国从裤兜里，取出另外一支鋼笔，給了田川："这个幸福牌的給你！"田川笑着拿了便走。

陈秀云："不，我托你买的是幸福！"

魏保国："不对，幸福給他，金星給你。"

刘大海："你就用一支好笔吧！金星是出口貨。"

陈秀云："可是錢……"

刘大海："錢！什么錢？老魏也不是販笔的买卖人。"

陈秀云犹豫着："这……"

刘大海："这什么，这个还不懂嗎？"

陈秀云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四

野战机場上，太阳光斜射在停机綫上，四十五号飞机，揚着头，蹺着尾，閃耀着亮晶晶的銀光。

机械师已經检查完飞机，怀着喜悅的心情，把飞机的进气口挡上，又在进气口盖上，插了一面小紅旗，兴奋地自言自語說："可把他盼回来了！"

机械員們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，剛要坐下休息，机械师突然对一个年龄最小的說："軍械員！过来，我看看你的脚。新发的工作靴，留着回家娶媳妇才穿嗎？"

軍械員很規矩地站着，不敢搭腔。机械师說："他不但在工作上要求严，在生活作风上，他也要求百分之百，当排长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"說着走着，又盯住另一个年紀較大的說："瞧你的爪子，等会他跟你握手，你好意思往外拿嗎！"这个机械員立即找了块抹布，擦着手上的油污。

另一个机械員，不等机械师来挑毛病，走上前来說："机械师！你的鬍子还沒刮呢！"机械师好象发現自己犯了大錯，"啊？"了一声，轉身便走。

正在这时，軍械員忽然喊了起来："魏副大队长来了！"

机械师只得轉回原地，叫大家站好队，扯着嗓子喊了个立正，用最标准的姿势跑去。

魏保国头戴飞行帽，身穿飞行衣，朝飞机走来，机械师跑步来到面前，立正，敬礼，大声报告說："第四十五号机械师报告：飞机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，請检查。"

魏保国还了礼，喊了"稍息！"走上前来和大家逐一握手后，两步并成一步，跳上了飞机。

魏保国检查完座艙內部装置后，把伞带綁在自己身上，閉着双眼，撫摸着伞带，滿怀心事的沉默着……

机械师、机械員們，神秘地望着座艙里的魏保国。

魏保国向机械师招了招手，机械师爬到梯子上来。

魏保国握住他的手："怎么样？伙計。"

机械师："人想人容易老，你看，"指着鬍子："一个月的功夫，变成老头了。"

魏保国："飞机？"

机械师："还不是天天瞪着眼，盼你回来，它不会說話就是了。"

魏保国："大家都挺好嗎？"

机械师："眼看着朝人家飞机上噴紅星，大家都有点眼饞，不过这是过去的情况。"

团指揮室的大屋子里，四面都是透明的玻璃窗戶，能看到整个机場的全貌，正当中的大桌子上玻璃板压着一張很大的空域图，标图員們，戴着耳机，拿着各种顏色的鉛笔，伏在桌上，紧張地在图上工作着，团长坐在标图員的对面，眼睛注視着地图。窗外，响着飞机着陆时吹口哨似的声音。无綫电扩音器里，响着塔台指揮員指揮着陆的声音："放襟翼，收油門降低高度，好……！"

值班参謀，从屋子的另一角走过来向团长請示："打仗的全回来了，敌人掉三架，情况已經消失，現在，是不是可以叫魏保国飞

空域？”

团长：“可以！”不大会兒窗外便响起了飞机起飞的声音。

团长：“叫大队长們来报告空战情况。”

参謀：“是！”

团长：“再跟司令部联系一下，請他們快把新飞行員送来！”

野战机場上，距离停机綫不远，有几个尖頂的帳棚，这是战斗值班的飞行員休息室。帳棚外，站着一群打完仗回来的飞行員，他們都仰着脸，观看空中的魏保国，議論着他的动作。

田川：“看，这个上升横滾多稳当呀！”

谷原春：“机身象个錐子似的，一点不晃。”

馮忠：“哈！瞧这一下子，多猛，膀子后边拉出一股烟来！”

田川：“跟从前一样。一个月沒动杆，可一点也沒有退步。”

馮忠：“保持这么好的技术，明天就可以参加战斗。”

田川：“今天出去也行呀！”

指揮室門外，通往室內的电綫，縱横交錯着，高高的杆子上，飄动着口袋似的测风筒。团长、政委和各大队长們在风筒杆子下边，观看着空中。

团长：“跟斗做的正，空域位置也保持得好！”

政委：“动作都够标准！”

这时，从山坡的阶梯上，走上来一个二十岁以內的青年，他的个子虽然不算小，但脸蛋上却充滿着孩子气。他剛剛爬上阶梯，迎头遇上从山上下来的大队长們。

青年：“同志！团长和政委在哪兒？”

刘大海：“門口站的就是。”他指了指。

青年在几步之外，給团长敬了个礼，团长只顧看魏保国的空中动作，沒有看見他。

团长：“动作准确极了！”

政委："干净利索！"

青年眨了眨眼，又朝前走了两步，突如其来的喊了个"报告"，把团长吓了一跳。

团长："你有什么事？这个小鬼！"

青年从衣袋里取出介紹信："新飞行員郭春生报到。"

团长高兴的說："新飞行員！快进屋里坐！另外三个呢？"

郭春生："只我一个。"

团长惊疑地："一个？一个小鬼！"

郭春生忍耐不住了，来了个立正："报告团长！我今年十九岁啦。"

团长："能打仗嗎？"

郭春生拿出一个大信封来："这是我的材料！"

团长："你先到屋里去等着。"

郭春生脸色很不好看。撅着嘴，进了指揮室边上的山洞里去。

团长："司令員昨天答应給四个，結果来了一个。"

政委看着材料："别看一个，还是个宝貝哩，毕业生里技术最好的一个，样样功課都是五分。陆軍当过通訊員。青年团員。"

团长招呼着："小鬼！你出来。"

郭春生不大滿意地走了出来。

政委："我看把他分配到刘大海大队去，叫魏保国訓練他，他剛回来，暫时不叫他参加战斗。"

团长："我同意。"

刘大海带着郭春生，从山上往下走。

郭春生神秘地："团长叫魏保国带我，是哪个魏保国？"

刘大海："志願軍空軍，还有第二个魏保国！"

郭春生："唔！原来是他呀！"高兴极了。

刘大海："你認識他嗎？"

郭春生："沒見过，研究过他的經驗。"

刘大海："你認为哪一次战斗他打的最好？"

郭春生："五月十二号的战斗。"

刘大海："为什么？"

郭春生："狠，猛！"

刘大海："那你就好好跟他学吧。"

郭春生："还要訓練多久？"

刘大海："急着打仗嗎？"

郭春生："干什么来的！"

政委办公室"指揮室旁边的一个較小的山洞。

政委和魏保国面对面坐在桌边。

魏保国："……这就是我的要求，敌人太瘋狂了，我宁肯粉身碎骨，也不能讓美国鬼子在天上称霸。"說着，拿出敌人的傳单来："政委！你看。"

政委看了傳单也很激动："美帝国主义眞无耻！"他在屋里轉了一圈，然后轉換了口气："魏保国同志！正因为敌人瘋狂，我們才需要人，所以才叫你訓練他，給部队培养一个战斗力。"

魏保国："可是，这个任务，一两天完不成哩！"

政委："时間越短越好，把他訓練出来以后，你們大队就增加一对双机！"

魏保国："怎能看着同志們打仗自己不伸手呢！"

这时，警卫員跑来向政委报告："敌人又出来一大批，团长請你到指揮室去。"

政委："你考虑考虑，明天答复我。現在打仗。"

綠色的信号彈升起来了。

馬达轟鳴，烟帐滾滾，平地有如掀起了一陣剧烈的暴风，烟尘里一架架銀白色的驅逐机，爬上滑行道，在跑道上飞馳，揚着头，一跃而起，鑽向万里无云的天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